

民国时期

体
解

纪实

第

卷

卷

民国时期 重大事件 纪实

第 5 卷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纪实(第5卷)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8印张 451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604-1164-9/I·164

定价:23.00元

目 录

- 纪 学 曾凡华
 军调部风云 (1)
- 张凤雏
 皮旅突围 金蝉脱壳走中原 (108)
- 王朝柱
 李宗仁与蒋介石竞选揭秘 (205)
- 博 闻
 决战黑土地 (298)
- 博 闻
 淮海大角逐 (340)
- 马青凡
 傅作义与北平起义 (479)
- 庞瑞垠
 秦淮挽歌 陈布雷之死 (498)

● 纪 学 曾 凡 华

军调部风云

马歇尔——解甲归田重受命

1946年1月10日。

午后的重庆，蒙蒙灰雾变得稀薄了，呈现出淡淡的乳白色。依着山势修筑的街道，像一条条曲折迂回的飘带，时而沿江驰骋，时而飞上山岭。峭峭的山顶上、山腰间的楼台房舍，随山坡起伏，层层密布，高低参差，显露着朦胧的立体感。其中，牛角沱的那幢小楼格外引人注目。

这幢小楼名叫怡园，大概是取怡然自得之意。幽静的小院，有青松、黄桷环护，两扇铁门紧紧地关闭着。不过，引人注目的倒不是它的建筑，而是门前荷枪站立的美军士兵，是室内住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21天前，他飞越万里重洋来到中国，就住在院中的小楼内。从那时起，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这里，注视着这位“战时英雄”。看他怎样使中国两个信仰完全不同、敌对了18年之久的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携起手来，平复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中国；看

他怎样创造出令人震惊的奇迹；甚至有人猜测，他会不会成为这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马歇尔迈着轻快的脚步从他的住室里走了出来，站到并不十分宽大的客厅中。他高高的个头，虽然已经66岁了，身板还挺得笔直，一身军装，胸前缀着五星上将的勋标。翘起的鼻子，浓重的眉毛，深深的一对眼窝里射出两道自信的目光，微闭的嘴角流露出只有成功者才有的那种笑容。这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出生的孩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了功勋卓著的英雄。战争结束后的第六天，他就请求退休。当他刚刚到达里斯堡自己新买的多多纳庄园，就接到杜鲁门总统的电话：“您愿意替我去趟中国吗？”“愿意，总统先生。”他是军人，习惯于根据总统的愿望到任何地点去工作。

此刻，马歇尔的心里很得意。有人宣称我根本不应该承担来华的使命，有人断言我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我这不是解决了吗？周恩来和张群很快就要来举行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虽然仅仅是开端，可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

他在充当签字仪式处的客厅内走了一圈，跟美国驻中国代办饶伯森和白鲁德上校说了几句话，便停下脚步，目光扫视着客厅内的布置。看着看着，他耸耸双肩，摊开双手笑了。那边墙上，挂着圣母玛丽亚怀抱天使的油画，下边摆放着一对中国的景泰蓝。而这边则是长条桌，座位后面的木台上，有一瓶黄色的鲜花，是圣诞节时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赠送的节日礼物。一边是甜美宁静，一边是庄严凝重，拥挤在同一间客厅里，显得有点儿不那么协调。

这时，两辆黑色“雪弗莱”几乎同时驶到怡园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走出张群和周恩来。下车之后，他们礼貌地伸出了手：“岳军先生好！”“周恩来先生好！”然后通过哨兵身旁，向院内走去。

49岁的周恩来，穿一身中山装，英姿潇洒，脚步轻捷，不卑不亢，完全是一位老练谈判家的风度。

比周恩来大 11 岁的张群，虽然穿的是西装，但还是显得有点老气，皮鞋踩在石板地面上的声响，也没有周恩来的雄壮有力。这位蒋介石保定军校时的同班同室同学，按说并不姓张。他的母亲是一位姓邓的已收房的有身使女，因大妇不容，不得已配给姓张的，未几生下张群，其成长和考入保定军校的所有费用，均由邓家供给。在忠心耿耿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张群当过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也可谓是久经风浪的“得意政客”。但不知为什么，对于和周恩来谈判，他总是觉得胆怯。因为，平时都是蒋介石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有人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能称为如夫人。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群只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他自己也说过：“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3 个月前的国共谈判中，他领略过周恩来的机智和多谋。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步到底走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该张治中的了。他在心里想。

听到汽车的声音，马歇尔走到门口迎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他边和来人握手，边大笑着说：

“Mr. Zhou, good afternoon!”（周先生，下午好！）

“Mr. Zhang, good afternoon!”（张先生，下午好！）

“将军下午好！”周恩来说。

“元帅下午好！”张群说。

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神情严肃地坐到长条桌前。马在中间，张在右边，周在左边。3 时 17 分，签字仪式按预定时间正式开始。

第一个签字的是张群。他拿起笔来，猛然间又想到在这些文件上签字的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张治中。和共产党谈判的代表，委员长确定的是张治中，可他当时远在新疆，主持省政府和伊宁共产党方面代表的商谈。上月底，蒋经国去莫斯科经迪化曾带去

蒋介石的口信，可直到蒋介石发电报催促，张治中还迟迟未回。蒋介石等不及，就先派他作为代表，和周恩来、马歇尔进行停战谈判。4天前，张治中回到重庆，他一见面就说：“本来你是代表，久候你不回来，才叫我暂代，现在你回来，我可以交接了。”张治中却不同意，说：“那不行，你们已谈了一半，我怎能插手？等你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吧。”签完字就可以交差了。张群这样想着，便在文件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看着马歇尔从张群手里接过来，又放到自己面前的文件，周恩来脑海中出现了3个月前的那一幕。那是去年的10月10日，也是下午，在桂园。那里是张治中的住处。他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把毛泽东接到重庆，就住在桂园里。经过40多天谈判，达成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上面签字的，也有张群，还有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中共的代表是他和王若飞。……但愿这一次不要再像上一次那样。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挥笔写上了“周恩来”三个字。

最后签字的是马歇尔。他动作很快，立即写上了“Marsah George Catlett”的英文签名。

马歇尔放下手中的笔，轻轻出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这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参谋长时所用的心思和精力，一点儿也不少啊！

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二天，马歇尔就会见了蒋介石。他坦率地向这位委员长指出美国政府对华局势的态度，希望看到中国早日实现统一与和平。蒋介石说，他非常重视马歇尔将军的谈话，非常赞许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声明，国民政府将努力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他特别强调说，总统声明中提到的取消中国自治性军队，如共产党军队的问题，中共并无诚意。

两天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表示了相同的欢迎和重视，他们则特别强调总统声明中关于停战和建立联合政府的部分。同

时表示，不相信国民政府有诚意，除非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发言权足以保证作为一个政党的继续存在和活动自由，是不能交出军队的。

每一方都在杜鲁门总统声明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话，真让这位总统特使马歇尔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口舌。如今，他庆幸自己的脑筋没有白伤，口舌没有白费。共产党与国民党终于达成了停止战争的协议。

当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举手投降后，从“西安事变”开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复存在了。国共双方先为受降权而反目，蒋介石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军“擅自行动”；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八路军、新四军则根据毛泽东、朱德的命令，继续向敌占区进攻，收缴敌人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大力扩大解放区。

人民不愿战争，各民主党派反对内战，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和“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等十项政治主张。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签定了那个谁也没有执行过的“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并没有制止内战。上党战役，归绥战役，邯郸战役，向东北运兵，争夺沈阳……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失地损兵，将领起义。这时的蒋介石才发现，消灭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和军队，决非易事。而毛泽东也十分清楚，共产党的兵力和国民党比起来还是弱小的，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谁挑起内战，谁就遭到人民的反对，谁高举“和平”的旗帜，谁就得到人民的拥护。

但是，怎样使刀枪相对的国共双方停下手来，共商和平、民主建国呢？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到中国，说

是为了创建一个强大而和平的中国，同时也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斯大林在马歇尔已经到达中国两天以后，对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

马歇尔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的确受到了国共双方的欢迎，也就迈出了他认为可喜的第一步。

这不，签字仪式顺利地进行完了，斟满红色葡萄酒的三只酒杯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响声，又增添了一道鲜艳的光环。

周恩来——纵谈军调绘蓝图

暮色苍茫里，中外记者 30 多人，陆续来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红岩村 13 号。

红岩村 13 号位于化龙桥嘉陵江西岸，1938 年日军占领武汉，八路军在重庆设立办事处。这一年 12 月，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吴玉章、王若飞等组成南方局。后来，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办事处房屋被炸毁，工作人员就自己动手，将这里“大有农场”一幢 3 层小楼改造为办事处的办公楼，实际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楼房依山而建，楼下筑有一梯梯石阶，盘旋而上，通向楼房内。国民党也知道这些，因此在不远的山坡上，布有宪兵、警察、秘密特务的机关和瞭望台。

今天，这里楼下的接待室里，灯火分外明亮，人影簇簇，话语朗朗。中共代表团的办事人员热情地接待这些“无冕之王”们。

有一位记者正在读手里的一份铅印材料，不由得念出了声：“《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1946 年 1 月 10 日）……”

这位记者念完之后，碰碰旁边的一位同行：“这军事调处执行

部具体是怎么回事？”

另一位记者从自己手里的材料中抽出一份，递过去说：“都写在这上面了。”

那位记者一看是三人会议致蒋介石备忘录关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组织》，具体内容是：

关于停战的指令经阁下与毛泽东主席赞同后，致使军事调处执行部有义务立即进行工作。军事调处执行部为了方便和加速工作起见，应使其组织越小越好……

军事调处执行部与执行组的人员，应立即组织起来。国民政府方面与共产党方面的人员，至少在开始时，双方各不得超过军官 40 人与士兵 90 人。……

那位记者看完了关于军调部组织的文件，问道：“有了这个军调部，军事冲突会停下来吗？”

“我看不一定。”另一个记者说，“这个军调部还不是各方人员受各方的支配，说不定会演一场好戏。”

这时，门口处静了下来，敏感的记者猜到可能是记者招待会要开始，立即不说话了，室内顿时寂静无声。有人看了看手表，刚到 7 点。

门开处，周恩来走进了接待室，逐一地和记者握手问好。他早上起来就与马歇尔、张群谈判，接着前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会上致词。下午又和马歇尔、张群举行停战协定文件的签字仪式，是够疲劳的了，可人们很难从他的脸上找到倦容，仿佛他永远就是这样精力充沛。

“各位记者先生们，欢迎你们前来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的开场白，使记者们手中的笔刷刷划动，只嫌自己的手太慢了，镁光灯不时闪耀。

周恩来机智敏捷的目光，在室内扫视了一圈，接着说：“今天国共双方共同的公报发表了，这是大家所欢迎的。公报的重要内容大家已看到了，毋须多说。虽然这仅仅是停战命令的公告，是停止内战的开始，但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中国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断续至18年之久。其间虽因抗战而停止冲突一个时期，但在抗战后又发生了冲突。像这次公开发表停战命令，还是历史上未有的事情……”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记者们埋头作着记录，只有摄影记者的镁光灯，偶尔闪亮一下，调节着室内的气氛。

“我说这些就够了，留出时间给诸位提问题。”周恩来结束了他的讲话，微笑地看着记者们。

记得快的人抬起头来，记得慢的人还低头写着，室内很静。

在周恩来目光下的记者们，有的看着面前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有的眼睛朝向漆黑的窗外。沉默一会，有个记者提出一个问题，接着就有更多的记者提问题。周恩来一个个地给予了回答。

记者问：军调部成立，中共打算派谁？政府方面派谁去？

周恩来答：中共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政府方面的代表，据说是郑介民厅长。

记者问：军调部的组织和人数是怎样的？

周恩来答：军调部将设执行组、秘书处及联络人员。参加人数，每方都有同等数目。

记者问：执行部何时开始工作？

周恩来答：很快，希望能在3天至5天以内……

饶伯森——公务难断思乡情

C—54飞机穿过既不阴沉也不晴朗灰蒙蒙的天空，向着北平

方向飞行，轰轰隆隆的发动机声，在长空里回响。

机舱内的15个人，刚开始放置东西，安排座位，有些忙乱，慢慢地就安静了下来。人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谁都不愿说话。随行的记者们想从飞机上获得消息的想法，也落了空。他们绞尽脑汁的巧妙试探或提问，都遭到了有礼貌的婉言回绝。

在这架飞机上，心情最复杂的要算郑介民了。别看他的面孔严肃庄重，心里却一刻也不平静。抗战胜利了，军政大员们被派到各地去接收。郑介民知道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他也巴不得老头子能给他这样一个差事。可是，老头子没给他“接收”的肥缺，反而派他兼任蒋梦麟主持的“赔偿委员会”的委员，这使他非常泄气，整天闷闷不乐，以为蒋介石把他给忘记了，心中大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正当这时，老头子点名派他任军调部的国方委员，这使他受宠若惊，为自己受到重用而沾沾自喜。他的心里也很明白，这是让他利用“和平谈判”的机会，搞到更多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对此，他又感到惴惴不安。他多年来做情报工作，对共产党是了解的，深知要搞到共产党的情报，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其实，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部的国方委员，可以说是“知人善任”的。这除了郑介民的忠诚以外，还因为他是一个肯学习、爱思考的人。他在当了参谋本部第二厅的中将副厅长后，仍积极要求进陆军大学的将官班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刻苦钻研和写作精神，曾给予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

蒋介石选派郑介民当军调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他被认为是中共问题专家。从他当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主任秘书时起，凡是有关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他都要看，而且看得仔细。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总是装满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

发行的书刊文件，以供随时阅读。电台收到的中共电讯，他不但看得认真细致，而且看完便带走，以便随时查用。

郑介民还会从中共的政策中钻空子。他利用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使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任过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郑介民便让李广和在教徒中进行布置。比利时神甫雷振远，也是郑介民让其以宗教外衣为掩护在华北进行活动的特务。对郑介民这方面的能力，蒋介石是十分欣赏的，所以，在确定军调部国方委员时，他首先想到了这位昔日的侍从副官。

郑介民把目光投向舷窗外。灰色的云团，擦着机翼掠过，机翼下的群山、江河、田野、村庄，缓缓向后移动。此行将怎样完成老头子交付的任务呢？共产党可是不好对付啊！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由得用目光瞥了一下饶伯森。

身子靠在椅背上的饶伯森，微微地眯起眼睛，瘦削的脸上毫无表情。依稀中，妻子玛丽·戴德·泰勒正向他走来，后边跟着儿子小沃尔特。

3年了，他先是任美国赴澳大利亚租借交换代表团团长，后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代办。那是战争期间，他为他的祖国服务，为打败法西斯服务。现在德国法西斯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败了，盟国胜利了，他感到身心憔悴，觉得外交场合是那么令人厌烦。他认为自己本来就不是职业外交官的材料，只不过由于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才被从工业界选拔出来到重庆填补战时使馆的缺额。他是坚持取得国务院的保证后才接受任命的，那保证就是战争一结束就让他同妻儿老小团聚，重操旧业。现在战争结束了，不但不让他回国，还要来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马歇尔将军，现在一切工作已经就绪，我是否可以回国了？”会谈告一段落，起草好初步报告和会谈纪要后，饶伯森找到马歇尔，开始不好意思谈个人问题，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说了。马歇尔

没有料到，饶伯森会向他提出回国的要求，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饶伯森继续解释说：“我不是职业外交家，已经两次请求辞职。为了回国同家人团聚，我托遍了华盛顿有点门路的熟人。战争期间我响应号召，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可现在战争结束了。”

马歇尔仍然沉默不语，目光透过眼睛上方，盯着房间的另一头，端坐不动。

饶伯森看到马歇尔一直不说话，又讲了一遍，并强调说：“我妻子心情不好，孩子无人照顾，我也日思夜想，全家天各一方，实在糟糕！”

“我又何尝不想回家！”马歇尔终于说话了。略停一会，接着说：“我辞掉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同妻子凯瑟琳一起回到里斯堡的新居多多纳庄园，想在那里过个安静的晚年。可我刚走进卧室，电话铃就响了，总统要我来中国，我第二天就向总统报到了。”

马歇尔说罢，又沉默了。饶伯森说：“我是对家里放心不下，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那就把他们接来好了。”马歇尔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在上面飞快地写上几个字，递给饶伯森。那是给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电报稿，写的是：“我已同沃尔特·饶伯森谈过，他同意留下。望让其全家乘下班飞机来华。”……

饶伯森只顾想这些，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他似乎没有怎么想，只有睁开眼睛看到郑介民和叶剑英时，才感到自己已经开始扮演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角色。

叶剑英也在思考。对于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军调部共方委员的问题，刚开始接受任务时，他并没有想很多。现在坐在飞机上，他才有时间静下心来想这个问题。

也许认为我合适吧，叶剑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呆过多年，对他们的许多人比较熟悉。长征到达陕北后，我

负责做过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工作。西安事变后，我协助恩来同志赴西安，到南京，住武汉，奔长沙，在南岳办过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在重庆参加过会议和谈判，从实践中学到了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回到延安后，我当过中央军委参谋长兼18集团军参谋长，了解我军的情况，又接待过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与国民党、美国方面打的交道多。到底是不是这些原因呢？他只是自己这么猜测。毛泽东怎么想的，他不知道，周恩来只对他说：“你去最合适。”

要是征求他的意见，或者由他自己选择，他很可能不会挑选这个工作。他的心里十分清楚，这是一件表面风光实际难干的事情。整天是无休无止的谈判，无结果的争吵，向对方提抗议，也接受对方的抗议。叶剑英这样想着，转过脸看到正在微闭双目的饶伯森，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中国人之间的对立和战争，却要美国人来调停，实在是个悲剧！

飞机缓缓降低高度，北平南苑机场就要到了。

叶剑英——调兵遣将迎谈判

叶剑英请李聚奎坐到他的对面后，自己才坐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微胖的脸庞洋溢着笑容，不停地打量眼前这个从前线来的人。一身旧棉军衣，似乎还散发着硝烟的气味，上宽下窄的脸部，黑红黑红的，闪着兴奋的光彩。叶剑英在江西苏区时就认识李聚奎，知道他是一个很能打仗的红军师长。

李聚奎也认识并且尊敬叶剑英，从承德来北平的飞机上，他就听耿飚说过，叶剑英的工作很紧张，一是抽调干部，建立我方的组织机构；二是掌握国共双方冲突的具体情况，以便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所以几句问候之后，他就开始讲承德地区的情况，从

赤峰等地国共双方军队的位置、部署、兵力，讲到古北口的争夺战，努力讲得详细、具体，尽可能给面前这位领导人提供更多可靠的材料。

叶剑英听得很认真，有时还插话问一些没听清楚的问题，李聚奎都作了圆满的回答。当李聚奎讲完之后，叶剑英略微沉思一会儿，说：“热河方面的情况以后再研究，各解放区的参谋长会议因人员没有到齐，一时也不开了，你就留在军调部工作吧。”

这是李聚奎没有料到的。他原想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开完参谋长会议就回承德，可眼下却要留下，忙说：“肖克、程子华同志还等着我回去呢。”

叶剑英笑了。他知道这是李聚奎不想留下的托词，就说：“肖克、程子华那里，我告诉他们。”

李聚奎又说：“我缺乏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不懂得外交斗争那一套，还是让我回前方去打仗吧！”

“在军调部工作也是打仗，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下的打仗，至于缺乏经验，搞一段时间就有了。”叶剑英不紧不慢地说。他是想用道理来说服部下认识工作的重要性而自觉服从，而不是采取命令的方式。

李聚奎没有立即答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黑暗里沉睡的北平市。

在飞机上，他看到了阳光下的故宫，金碧辉煌，烁烁闪耀，栉次鳞比的四合院布满城区。在机场，他看到了停在那里的战斗机；进城的路，上看到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宪兵，横冲直闯的美国吉普车和堆满沙袋、架着机枪的工事、地堡，一片恐怖和混乱的景象。于是，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印象，北平是一座神秘莫测的城。对于留在这里工作，他并不害怕，那么多枪林弹雨都不怕，还怕这个。确切地说，他是有些担心。如果干不好，将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